



希望文学丛书

老人仓

矫健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矫 健

老人仓

·希望文学丛书·

老人仓

LAO REN CANG

矫健

出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京印刷三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
12.5印张 237,000字

1987年9月第1版

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

ISBN 7-5302-0057-7/I·58

书号：10326·160

定价：2.70元

新花竞放，新人辈出，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要特征之一。它从一个重要方面，证明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与正确。以发现、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《希望文学丛书》，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的新人新作的一角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，以个人选集的形式陆续出版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，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，而敏锐的生活观察、浓郁的时代气息，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，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在迎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中，将预示着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希望。

作者小传

我祖籍是山东乳山县。父亲扔掉锄头扛大枪，随军南下到上海。母亲是上海人。我1954年出生于上海。

我的童年很少有值得骄傲的回忆。天性顽皮，犹如野马，因而不是挨罚，便是挨打。又爱看小说，学习不怎么样，小小年纪却弄成了近视眼。

1966年我小学毕业，正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1969年春，在中学折腾够了，便热血沸腾地上山下乡。我插队的地方正是老家——一个叫“轿家泊”的小山村。农村生活很苦，又很有意思。干活干不动了，便想写东西试试。长辈们骂我想吃“轻巧饭”，我不管，门一锁，写自己的。17岁开始写，19岁开始发表。1979年考上了烟台师专中文系。毕业后，分到一所郊区中学教语文，幸而发表了几篇小说，得了两个奖，又调到地区创作组。否则，教出一伙似我一般的顽童，岂不误人子弟！

我大体算个乐天派，但心中亦常有烦恼。艺术之海无边无岸，且时有雾起，弄得我有时茫然无措。好在胶东半岛人杰地灵，山水间总透出些仙气，我窃以为沾点儿地利的便宜。文章写好写不好，我总要写下去，因为我热爱文学，我羡慕海明威的结局。还是契诃夫说得对，既然上帝赐予一条嗓子，那么大狗小狗都要叫。如此一想，便又乐观起来。

目 录

老人仓	• 1 •
听 山	• 108 •
小屋情	• 156 •
天 良	• 243 •
我的好运气	• 389 •
——代后记	

老人仓

一

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散了。人大主任郑江东刚准备走，县委书记李孟华就叫住他，要他留下聊聊。这番好意不能推却，郑江东便在沙发上坐下了。

这位李书记总愿意和他聊聊。一年前，李孟华接郑江东的班，升任县委书记。郑江东任人大主任。他六十岁了，身体不好，理当如此安排。李孟华四十七岁，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，年富力强，他对老书记很亲热，也很尊敬。郑江东呢，热情而有分寸，尽量不对新书记的工作指手画脚，尽量不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新书记。这种心理很微妙。

他们海阔天空地聊着。郑江东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这间常委办公室，看看墙上哪幅画换了，桌上哪样摆设换了。他在这里度过了十五年，对一切都非常熟悉。不过他并不留恋此地，随便瞧瞧，心情也不惆怅。门开了，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来汇报工作，郑江东趁势站起来，准备告辞。

“不，你也听听，帮我参谋参谋。”李书记拦住他，态

度热情而又坚决。

郑江东坐下了，心里觉得有点别扭。组织部秦部长向他递了个眼色，没等他明白什么意思，就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开始向县委书记做汇报。

“沟子公社党委书记汪得伍多盖私房的事情，经调查属实。县委规定，家属在农村的干部盖房子不得超过一般农民的水平，汪得伍有两个儿子，按照规定可以盖房六间。但他擅自占用李家大队的土地，盖了十二间房子……”

汪得伍！郑江东听到这个名字心里一动，立刻明白今天李书记留他“聊聊”的意图了。汪得伍是全县最老的公社书记，是郑江东的老部下，关系很密切。李书记是要当着他的面处理汪得伍的问题，既尊重他，又使他说不出话来。

郑江东心烦了。为什么样样事情都要牵扯到他呢？这一年，他大半时间在医院里度过，身体不好是一个原因，另外，他也是故意躲开这些事情。他清楚，新书记上台总要改造一下干部队伍，总要碰碰他的老班底，这种时候你怎么办？当然住医院最好，耳清心静嘛！可是，这一边他的老班底三天两头往医院跑，那一边新书记老爱找他“聊聊”，这叫老书记怎么不心烦呢？

郑江东有好大一个老班底。他一九五八年就任西峰县委书记，长期工作培养起来的感情，把许多干部聚集到他周围。他们尊敬他，听从他，和他紧紧地连结在一起。在西峰这块土地上，他象一棵老树，根深蒂固，节盘枝错。李孟华是个聪明人，看得清形势。他给这个老班底动手术，真是小心翼翼，煞费苦心。郑江东当然对老部下很有感情，但他理解新书记的难处，能够正确对待这种事

情。前些天，一个公社书记被调到县里当“倒霉”的文化局长，跑到他家里来哭鼻子。他心里很难过，但还是温和地从正面开导了他一番。郑江东这块老姜忍得住疼，动手术就动吧，他一声不吭！

郑江东独自沉思时，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就如何处理汪得伍的盖房事件争执起来。只要听听双方的意见，就明白谁是老班底的人物，谁是新班底的人物了——

“这种问题要严肃处理！汪得伍一贯自私自利，已经不是初犯了。我建议给他党内警告处分，调离沟子公社！”纪委庄书记愤慨地说。

“那有点过火吧？”秦部长笑嘻嘻地说，“房子是他用自己的钱盖的，既没贪污，也没触犯刑事法律。再说老同志吗，家在农村，实际困难也确实多。这个人小农意识严重，应该着重在思想上帮助他。我看县委发个通报，让他深刻检查一下就行了……”

“那不行！群众来信说，他的房子在经济上来源不清。你想，他一个月挣六十八块，怎么有能力一下子盖十二间房子？”

“钱可以慢慢攒嘛！你没听说过吗？汪得伍是个老抠，一分钱也要掂量掂量再花。他的笑话，哈哈，那可多喽，哈哈……”秦部长一下想起许多笑话，但此时又不便讲，只好朝熟悉情况的老书记大笑起来。

郑江东没笑。他眉头紧皱着，心也缩紧了。他知道汪得伍的漏洞很多，纪委书记随便就可以点出一个。比如，汪得伍当过县革委副主任。这种事情虽说已经处理过了，但当着新书记的面点一下，也够他老书记难堪的了！

庄书记嘴巴张了张，想说什么，但李孟华说话了：“老郑啊，你看怎么处理好？”

郑江东考虑了一下，没做正面回答：“多盖的房子要收回，归李家大队所有。”

李孟华一拍沙发扶手说：“对，多盖的六间房交给李家大队，让大队折价付给汪得伍房款。县委通报，汪得伍做出书面检查。其它问题等进一步查清再说。”

问题解决了。秦部长和庄书记退出常委办公室。郑江东也站起来，打算告辞。可是李书记又拦住了他：“老郑，等一等再走。你看这个——”

李书记从抽屉里拿出厚厚一叠人民来信，递到郑江东手中。郑江东粗略地翻了翻，又拣出两封信仔细地看了看，知道这些人民来信都是从沟子公社来的。信中反映了生产责任制落实以后的新情况，流露出许多不满情绪。郑江东细看的两封信，写信者直书自己的大名：李力奎。这人是李家大队的党支部书记，郑江东认识他。他的信尖锐泼辣，不但批评了汪得伍，批评了大队基层领导，还对目前农村新政策提出许多疑问，可谓大胆。郑江东眼角的鱼尾纹蹙了起来，目光变得深沉，敏锐。他老练地估计着信中反映的情况的真实程度，判断着写信者的思想、情绪……

“看来，沟子的形势不稳啊！”李书记在旁边说。

这一句话打断了郑江东渐渐沉入工作状态的思绪。他抬头看了李孟华一眼，明白了他叫他读信的意图——这位由县委副书记提起来的新书记，要否定老书记树立的典型：全县第一个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沟子公社！这场斗争还在郑江东为第一把手，李孟华为第二把手时就展开了。当时，

郑江东到沟子公社去，汪得伍把一片片分到社员手里的田地指给他看，向他述说包产到户的种种好处。郑江东马上召开现场会议，把全县的公社书记领到沟子公社转了两天，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才在全县推广开了。正当人们大唱赞歌时，做了一番调查的李孟华提出了反对意见。他认为汪得伍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有图形式、赶速度的倾向，工作不细致，积压了许多问题。言下之意，郑江东树沟子公社典型也有“浮夸”之嫌。这一下刺痛了郑江东的心。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，双方展开激烈争论，大家手里都有事实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！那天李孟华特别激动，嚷出了最敏感的问题：他说汪得伍等一批干部以权谋私，结党营私，从思想到品质都不适于领导农村正在展开的大变革！这等于否定了郑江东的全部成绩，只差没骂郑江东本人是“后台老板”了。郑江东大怒，他以自己的威望，以多数常委的支持，压倒了李孟华。李孟华挨了一顿批评，被迫保留自己的意见……

这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，谁也不再提起了。郑江东很懂得自己的位置，尽量尊重李孟华，尽量使他忘记过去的不快。李也很客气，但毫不手软，坚持实行自己的主张。现在，他下决心要动汪得伍了。这个决心下得很大。但下得很慢，很慎重，仿佛是要动摇一块植根很深的石柱！这使郑江东感到一种压力，好象新书记伸出来搬石柱的手，也是找他老书记来掰腕子的。郑江东内心深处隐隐地产生一种冲动：接住这只手，较量较量？

李孟华走近郑江东，语调诚恳地说：“老郑，沟子是全县最大的公社，那里有五万多人口，还有全省第三号大水库——老人仓水库。这一着棋，可是影响咱西峰县全局的

工作啊!”

郑江东点上一支烟，沉思着。

“你身体最近怎么样?”李孟华好象转移了话题，随随便便地问。

“还行。这号老毛病只要不犯，就跟好人似的。”郑江东回答道。不过，就是这一阵工夫，他感到胸闷，太阳穴突突地跳——血压又升高了。

“要是身体还可以，我看最好你能到沟子去一趟，”李孟华拿起桌上的人民来信，机敏的眼睛向郑江东投去试探的目光，“摸摸底，看看那里究竟怎么样了……”

多聪明的人啊！他把一件最棘手的事情交给前任书记了。他可能早就了解那里的一切情况，只不过要老书记亲眼看一看，得出和他一样的结论。郑江东不动声色地吐了一口烟。怎么办？去还是不去呢？他完全可以不去，而且从他自身处境来看，完全不应该去。他几乎马上就要拒绝了，却怎么也张不开口……

郑江东内心深处是想去的。沟子，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。这是怎么了？要和新书记赌劲吗？要保住汪得伍吗？不，不全是这样……一刹那间，郑江东明白了：是刚才提到的老人仓水库在吸引着他。他想看看那一片水，那一片山，他想看看飘荡于山水之间的白雾和隐蔽在白雾中的许许多多往事……

老人仓！老人仓……

“好吧，我去。”郑江东声音低沉地说道。

新书记松了一口气，笑了。

二

早晨，霞光映红了白杨树的圆叶，圆叶在春风中抖动着，很象欢乐地拍击着的巴掌。县委大院的白杨树长得特别好，高大挺拔且不说，那圆圆的树干几乎一般粗细，一排排地站在那里，好象一群健壮的孪生兄弟。进了县委的大门，看见白杨树，令人精神一振。有个地委书记第一次来西峰县委，拍着树干对干部们说：“西峰真是个好地方，瞧瞧这些树吧！”

一辆吉普车从白杨树下缓缓驶过，在县人大办公室门前停下来。郑江东走出人大办公室，打开车门，准备上车。这时候，组织部秦部长老远跑过来了，笑吟吟地扬着手中的一卷纸：“这就得走吗？”郑江东点点头。秦部长把那卷纸塞给他，说：“你瞧瞧，汪得伍把检讨送来了。这木头疙瘩，也学机灵啦！”

郑江东没接检讨书，淡淡地说：“交给李书记吧。”

“写得不错，写得不错……”秦部长一边说一边收起检讨书。

郑江东上车时，秦部长把住车门，在他耳边小声说：“老汪可是个老实人啊，咱不能看他就这么倒下。昨天我和赵副县长谈了谈，老赵也火了……”

郑江东沉默不语。秦部长知趣地为他关上车门。

车开了，在柏油路上疾驰。郑江东心里很沉闷。公路两边的白杨、棉槐飞快地闪过，黑魆魆的群山却缓缓地移来。山间的柿子树醒目地展开枝杈，仿佛在比它矮小而茂密的马尾松、柞树面前伸着懒腰。一只花喜鹊从柿树顶端飞下

来，一跳一跳地掠过层层梯田。公路盘旋上升，下边是又宽又深的山沟。沟底乱石丛生，一条小溪在乱石间蹦跳穿行。郑江东拉开车窗，让夹杂着草木芬芳的山风吹到他脸上。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，眼睛渐渐地亮起来。他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山风吹醒了，在血管里骚动……

哦，好久没闻到山的气息了！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？对，就是他领全县公社书记来开现场会。打那以后李孟华提为第一把手，他养病住院，再没来过。那是秋天，前年秋天，到现在满打满算才一年半时间。可是一年半又怎么了？这对郑江东来说也够久了……

这片山区叫老人仓。西峰县东面是平原，南面是洼地，西北面是群山——西峰县正由此得名。郑江东的姥姥家在山里，他从小跟姥姥过，一生的命运就紧紧地和大山嵌在一起。他参加“青抗先”、区中队，扛着三八大盖枪在山里周旋。他当过乡长、区长，直到一九五八年走出大山，出任西峰县县委书记。三十五岁正是雄心勃勃的年龄，一九五八年又是雄心勃勃的年代，郑江东没有虚度年华，他做出了他这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：在他姥姥家，在养育他的大山中，修建起一座全省第三号的大型水库——老人仓水库！这座水库一举扭转北半县的缺水状况，解决了百里以外的一座城市的供水问题，还帮助了邻近几个县战胜旱魔。这座水库也使郑江东名扬四方……

郑江东希望到老人仓山区故地重游。但这次重游却并不轻松，他还负有调查汪得伍的责任。这件事使郑江东的心情很复杂，他对汪得伍的感情很深。当他被“造反派”单独软禁时，汪得伍当上了县革委副主任，为保他出来，跟

军代表都拍开了桌子。这且不说，汪得伍从二十来岁起当副乡长，就跟着郑江东干，一直干到今年整五十。这期间，郑江东批过他，骂过他，给过他处分，可俩人还是一个人似的好。汪得伍是有点象木头疙瘩，他怎么骂他，他也一声不吭。有一回郑江东气极了，冲他吼：“汪得伍，你答应！你答应一声！”汪得伍在鼻子里哼哼：“嗯。”“你还有气啊？你还没死啊？你是人还是木头？要在战场上，我就……”啊，那时他火气多大！“郑江东一声吼，西峰山也抖一抖。”县委干部们私下里都那么说。他以雷神爷脾气和铁一般的党性原则在全地区县委书记中闻名。那回，汪得伍让自己家偷偷加入中农社，郑江东差点开除他党籍。他鄙视他：共产党员不站在贫农一边，竟去舔中农的腭！有人看他们私人关系好，跑来替汪得伍说情，叫郑江东骂个狗血喷头。最后，汪得伍背了个党内警告的处分。宣布处分那天，汪得伍哭了，他一声不吭，默默地、倔强地流着眼泪。郑江东批评他，安慰他，劝告他，可他就是不开腔，惹得郑江东又吼起来：“汪得伍，汪得伍！你答应一声！”“嗯——”

哦，这都过去了。今天呢？纪委庄书记一提要给汪得伍党内警告处分，郑江东心里就不自在。秦部长他们明显地为汪得伍活动，郑江东也没骂他们个狗血喷头。是的，他不喜欢他们这样做，但他希望汪得伍平安无事。其实，他已经为汪得伍做了不少事情了。打倒“四人帮”，郑江东恢复县委书记职务，汪得伍一级一级降下来，一直降到沟子公社当党委书记。有人还要整他，郑江东说话了：“汪得伍‘文革’前就是沟子公社党委书记，不算造反起家。”那么，算不算帮派体系呢？算不算卖身投靠呢？这就没人敢深究了。郑江东用他的

威望保住了汪得伍——郑江东在西峰县享有最高的威望！

郑江东自己也知道，他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他老了，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吃了苦，他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旋转得疲劳了。于是，他象一个真正的老人那样重新判断这世界上的一切。

他觉得人情可贵，他很惊讶自己过去为什么不珍视这一点！就说汪得伍吧。虽然有点小农意识，却是个忠心耿耿的干部。郑江东光批他，却不看重他的忠诚，只感到用得顺手，认为理当如此。修老人仓水库的第二年，严重的自然灾害开始了。民工吃不饱饭，干活没力气。郑江东把全县的救济粮投入水库工地，规定干一天活可以领半斤粮，这一招几乎把全县的劳力都吸引到老人仓来了！可是救济粮很快就吃完了，郑江东又到各公社去挖粮。沟子公社的老书记不肯交出最后一点储备粮，郑江东把他撤了。他又找来副书记汪得伍，汪得伍也固执地沉默着。郑江东火了，骂了他一上午。天晌了，郑江东实在没力气了，他几乎是含着眼泪说：“水库完了，我也完了。老伙计，帮我个忙吧！你就忍心看我这样完蛋？”汪得伍身子动了一下，终于答应了。沟子公社的百姓们得知县委调走了粮食，都骂郑江东。有些饿急了眼的农民聚集成伙，到水库找郑江东算帐。这时汪得伍挺身而出，拍着胸脯说：“是我把粮食送出去的！”他当场挨了一顿揍。过了好些年，他一个人下乡时，还有人向他扔石头……当时郑江东认为汪得伍应该这样做：为了事业嘛！你是公社领导嘛（他已把他提为沟子公社党委书记了）！郑江东如今喜欢回忆这些往事，暗暗地感激许多老部下对他的忠诚。他在动荡的年代尝过孤独恐惧的滋味，

更懂得了感情的价值。所以，当他重新出任县委书记时，改掉了雷神爷脾气，变得随和多了。现在，他卸下了负责全县领导工作的重担，一种复杂的情感常常缠绕着他……

吉普车在山路上颠，车座的弹簧有节奏地颤悠着。窗外的景物迅速移换：一片松林，几块山岩，跳跃的小溪，峻峭的悬崖……

苍莽的老人仓山连着山，郑江东一生呼啸前进，把许多珍贵的东西失落在大山里。现在他老了，希望再到山间走走，捡回那一颗颗被他轻易扔掉的珍珠……

三

李家村的李三宝，是个闲不住的人。他不愿意老老实实地种地，所以只包了几亩口粮田，又在靠大街的三间房里开了个理发店。李家村只有二百来户人家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一天摸不到几个头。”于是他又烧个茶水炉，招揽近处人家来打几壶开水。这种生意也挺冷清，发不了大财。不过他倒是知足，不愁吃穿就行了。最使他中意的是，一天到晚总有些闲人到理发店来站站，有说有笑，消息灵通。隔壁便是大队办公室，有时上边来了干部，看见门锁着，就到理发店来坐坐。遇上这种机会，三宝就尝到做人的最大乐趣了：他围着干部跑前跑后，泡茶，递烟，打发人找支书，回答干部提出的问题……似乎这才是他开理发店的真正目的。

郑江东到了李家大队，就是在三宝理发店落脚。他看见那个身材矮小、眼睛发亮的理发师把顾客丢在椅子上，热情地跑过来和他握手，又吩咐几个小孩到四面八方去找